

125

史地小叢書

成吉思汗傳

馮承鈞著

商務印

186125 3118

186125

03023

馮承鈞 著

史地
叢書

成吉思汗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四版

(95468)

成吉思汗傳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一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作 者 馮

發 行 人 朱

印 刷 所 商

發 行 所 商

版 權 所 有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緒言

元史太祖本紀云：「帝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勳偉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於紀載。」具見修元史者對於成吉思汗之事蹟遺漏甚多。於是後人改纂有若干名稱不同之元史，或根據中國載籍改修，如元史類編等類是；或根據譯文補輯，如元史譯文證補之類是；迄今不下七八種。史事固較舊史增多，然支離則較舊史更甚。

我以為改訂元史，編輯史事固重，而考訂年代畫一，名稱尤重。新修諸本在年代方面固有比對西書而爲改訂者，然於地名人名，歧互更較舊史爲難讀。其故則在修史者未備具若干條件；蓋修元史者必須（一）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語言，（二）明瞭漢字古讀，尤應知元人讀法，（三）名從主人；此三條件缺一不可。前之整理元史者三者並缺，所以愈整理而愈支離。諸改訂本中之較差強人意者，要推蒙兀兒史記；緣其盡量採納元史譯文證補，成吉思汗實錄等書之文，復賴譯人爲之翻譯若干西籍。惟其最大缺點，則在不可以數計之漢語外的人名地名考訂；其穿鑿附會，竟使任何聲韻皆可相

通；假使其僅限於附註，誤人尙淺，然且並著之於本文。茲略舉數事以明之。

阿剌壁或阿剌畢（Arabi）之稱，明人行記早見著錄，而屠氏一概改作阿濫謐。案唐書卷二二一下，安國治阿濫謐城；唐之安國卽元之不花剌（Bugara）；阿濫謐卽昔之 Aryamithan 今之 Ramian；牽強附會如此，未免太缺史地常識。

前一名稱尙可謂其中有若干聲韻相近者，然更有相遠者。其西域列傳（卷中第一百）云：花剌子模母可敦棄花剌子模而出走時，盡投諸部落故會於阿梅河中，惟亞俱羅故酋之子得免。註云：「亞俱羅種族名，唐書謂大食一名亞俱羅是也。有亞俱羅水源出亦薛不兒西北山，西流入裏海，其入海之口卽名亞俱羅海口，故裏海一名亞俱羅海，有亞俱羅城。今圖作亞什勒特，或作阿什喇佛，在裏海東南彎上，東距阿士特刺阿卜禿百數十里，西距撒里不足百里，疑卽西北地附錄之朱里章。」

此段註釋可謂盡牽強附會之能事，不特將近在一處之 Atak 與 Gurgan 兩水混而爲一。且將此二水與 Euphrates 牽合爲一水。案亞俱羅一名首見通典引杜環經行記，乃黑衣大食之古都 Agula，阿剌壁語名曰 Kufa，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苦法也。則屠氏所謂亞俱羅海口，亞俱羅海，亞

俱羅城等稱，並是毫無郢書可據之燕說。所謂亞什勒特，應指 Ashturada 灣，所謂阿什喇佛，應指距海岸尙遠之 Ashraf。至若朱里章 (Jurjan) 遠在 Gurgan 河中流之北岸，更風馬牛之不相及。又考蒙兀兒史記此處所謂「亞俱羅」者，西域書多作牙疾兒 (Yazir)，亦作牙思吉兒 (Yazghir)，此城後名都倫 (Durun)，處今裏海鐵道 Belurden 車站附近，在 Askhabad 及 Kizil-Arvat 兩城之間，此乃花刺子模可敦白玉龍傑亦赴禰膠答而 (Mazandarun) 必經之路，所以留牙疾兒酋子作鄉導，並未遠至苦法或亞俱羅也。

右一名稱尙可謂牙亞二字同韻，而後之聲韻稍涉影響也。然竟有無中生有者，蒙兀兒史記卷三（十八頁）採錄聖武親征錄本華黎將五部及女真契丹之兵經略中原之文，其中有一火朱勒部，屠氏不識此名，硬斷其爲火魯刺之訛，而改爲豁羅刺思 (Gorulas)，並臆斷其統將卽是名見元秘史卷四之薛赤兀兒。案別勒津 (Berezin) 本之刺失德丁史集相對之稱作火失忽勒 (Qosiqunl)，突厥語 Qos 猶言雙，乃由各隊中調發二人所組成之一軍，當時並無此火朱勒部；親征錄之火朱勒疑是火失勒之訛也。

屠氏從漢字音譯蒙文元秘史中識得若干蒙文名詞，乃不明蒙古語之變化，所以錯誤叢出。若乞顏 (Kiyān) 單數也，變爲複數必須作乞牙惕 (Kiyat)，乃竟有作乞顏惕者。又如禿馬惕 (Tum-
bū) 在蒙古語中似僅有複數之稱，大典本元秘史有作禿馬敦者，蓋連同語尾表示屬格之 -m 而
言，在用作名詞之漢語中，並無須作敦，乃屠氏亦沿其誤。又如主兒勤 (Jürkin) 有時連同屬格而作
主兒乞訥 (Jürkin)，大典本有時省作主兒乞，屠氏亦因之。如斯之類，皆足證其不明蒙古語之變
化。既不知之，則不應處處以蒙古通自命。乃有時且將蒙古語表示複數之 -m 加之於其他語名之後，
若 Caṁṣa 之變作 Caṁṣam，而蒙文從來未有之先例。此外清史元史譯文證補及田中幸一郎所譯
多桑 (D. P. Olson) 應作朵松 譯文之誤者亦夥。屠氏固亦曾延人節譯多桑書，惜譯人於此學未專
門，譯文未免有所誤會。屠氏未能訂正，遂仍其誤。綜合其種種缺點，蒙兀兒史記抄掇比附元代載籍
之文，固可說是空前。然其漢語外名稱之考訂，十之八九皆可刪除也。

前者我擬爲蒙兀兒史記之太祖本紀西域列傳作一糾誤，嗣以糾不勝糾，乃纂輯中西史文撰
此成吉思汗事輯一卷，與蒙兀兒史記太祖本紀比對讀之，其誤自見。所採史料，在中國載籍一方面，

以元秘史親征錄元史三書爲最多。西方撰述則取多桑書第一卷，巴兒脫德 (Barthold) 撰「蒙古侵略時代之突厥斯單」(第二版英譯本)，伯希和 (Pelliot) 考訂諸文，(散見通報亞洲學報之中者。)尤於部族及譯名兩方面用力爲最勤。

成吉思汗時代諸部族，中西學者尙鮮研究。元史譯文證補部族考有目無書。新元史仍是抄掇錢大昕之氏族表，別無發明。茲取刺失德丁書之部族志，與中國載籍共比對，可考者錄之，稍涉疑義者不錄。例如元史卷一三二麥里傳謂麥里徹兀臺氏，比對刺失德丁所著錄之部族名中有札刺亦兒部之別部兀。案阿剌壁字不著韻母，上名譯寫容有脫誤，因疑其作 *Qa'ut*。但元史同傳又云麥里領徹里臺部。此「兀」「里」二字不知孰誤。檢洪武本元史，歧互之點相同，則未便武斷其必爲西域書中之「察惕」。如是未能比附者，第一章中概不著錄。

對於譯名務求畫一，原有譯名者，採用其一，不仿元史譯文證補之例，妄用新翻。蓋元人譯名亦知根據漢字音讀，若林之對 *lim*，尋之對 *sin*，三之對 *sem*，藍之對 *lam*。其漢語原無之 *b*, *t*, *r*, *m*，等類收聲，則以下惕木兒等字代之。此例在元秘史中頗常見也。親征錄元史中之譯名固有時適用變

例，然亦有例可尋，茲略舉數條以明之。

蒙古昔用畏吾兒字母，故常奪其原有之 *es* 聲母。若克烈部之別部禿別干，(*Tubāgan* 見元秘史卷五)，又作禿別延，(*Tubian* 見元秘史卷七)，土別燕，(元史完澤傳) *Bulgar* 元史作不里阿耳 (*Bul'ar*)，元秘史作孛剌兒 (*Bol'ar*)，*Tangut* 作唐兀，皆其例也。

蒙古語以及西域語常將 *b* 變作 *m*。若乞卜察黑 (*Qibčaq*) 之作欽察 (*Qimčaq*)，又若 *Tabğāč* 變作 *Tamğāč* (此名在西遊記中作桃花石)，致使近人將此最晚始於隋代之名稱臆斷作唐家。蒙古語中採用之突厥語，常將 *v* 變作 *u*。若突厥語驛站作 *yam*，蒙古語變作 *jam*，由是漢語之站字又增一新義。突厥語部名押刺伊 (*Yalair*)，蒙古語則作札剌亦兒 (*Jalair*)。

古譯常將一讀作 *u*，在元代幾成通例。若 *Altan* 之作按灘，*Sultan* 之作算端，*Jalal* 之作札蘭。其例舉不勝舉。

蒙古語中之 *u*，可有可無。若 *Alčū* 亦作按陳 (*Alčūn*)，河西亦作合申 (*Qashin*)，*Yuhunan* 之作月合乃，(此人在元史卷一三四中皆誤作月乃合)，*Urganj* 之作玉龍傑赤 (*Urungai*)，可以

爲證。

蒙古語對於發音之，常疊用其後之韻母。如 Ros 之作 幹羅思 (Oros)，又如 Rinčinpai 之作 懿璘質班，Ratnalala 之作 阿刺忒納荅刺，皆其例也。

蒙古語對於頭一發聲之 A 韻母，有時省略者。若 Abu-Said 之作 不賽因，Abu-Bäkr 之作 不別。此類省稱不僅見之於元史，並見之於波斯蒙古汗，致密昔兒 (Mīr, Egypte) 算端之國書中。明人譯同名之人亦省略其發聲之韻母，而作 卜撒因。（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

準是以觀，元人譯法爲例雖不純，尙不難考求得之。至若元秘史譯例雖云謹嚴，然亦不無小疵，若泰亦赤兀惕偶亦作泰亦赤額惕（見卷二）；克烈通作客列亦惕，有時亦作格列亦惕（見卷四）；唐兀惕有時亦作唐忽惕（見卷五）；乞卜察兀惕有時亦作欽察兀惕（見卷八）；撒速惕後又作薛速惕（卷十二），多半疑是傳鈔之誤。元秘史卷十二列於馬魯康鄰（康里）之間者，有馬荅撒里部落，疑是馬撒荅里之誤，似是 Mazandari = Mazandaran 之對音。蓋蒙古語亦有讀 z 如 s 之例也。除此而外，元秘史不辨 o 與 u 二聲，有時亦讀作 u，凡 o 在 o 前概寫作 u，是皆元秘史之變例也。

本書爲畫一譯名，特將所有人名地名用羅馬字著其對音。所用譯寫方法，仍取前在「西域地名」中之譯寫方法，惟少變其例耳。前用之 ch 皆省作 ch ；前用之 sh 皆省作 sh ；前用之 ph 皆省作 p ；前用之 tr 皆省作 tr ；新用之韻母若 ai 讀若法語之 ai ；新用之 oi 讀若法語之 oi ；新用之 ei 與德語 ei 之讀法同。譯寫務求簡單。顧還原名稱之多，而其中有若干名稱因上述之種種變例，頗難保其不誤；然所敢自信者，雖誤亦不遠也。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命兒子黃恕筆寫訖。

目錄

第一章	當時之諸部族	一
第二章	成吉思汗先世之傳說	一五
第三章	依附王罕時代之帖木真	二七
第四章	平克烈乃蠻諸部	四三
第五章	降西北諸部及取西遼	五三
第六章	侵略金國	六三
第七章	西征前之花刺子模	七三
第八章	西征之役上	八七
第九章	西征之役中	一〇一
第十章	西征之役下	一一三

西
汗
傳

西夏之亡及成吉思汗之死

二二

成吉思汗傳

第一章 當時之諸部族

成吉思汗 (*Čingiz-qan*) 本人的部族是孛兒只斤 (*Borjigin*)。同孛兒只斤血統關係較親密的蒙古部族統稱尼倫 (*Nirun*) 其餘的蒙古部族統稱豁兒魯斤 (*Durlugin*) 蒙古部族以外的部族，可大別爲東胡 (*Tongus*) 種的部族，突厥 (*Türk*) 種的部族。這些部族我們雖然將他們大別爲蒙古東胡突厥三種，其實並不是嚴格的區別；因爲在歷史裏面言人種，就無純粹的人種，多少皆有血統之混合，充其量不過在語言風習方面區別去。就是這類的區別，現在還在研究中，尙無確定的根據；我們沿襲舊稱，仍舊採用這三個名稱，無非爲敘述之便利而已。所以在本書中所言的部族，切莫作人種中的民族解釋。當時的部族幾盡是些遊牧部落；因爲「牧」「獵」「劫」「戰」

等事的變遷，分合不常，甲部落中常有乙丙丁等等部落的人。在一最短期間，固然知道某部落中的某人是某氏，質言之，或是本部的人，或是從別部落來降的，被俘的，被拾得的，被交換的，過了一定時間，因通婚的關係，便皆變作本部的人了。案照蒙古人的傳說，固然說每部落的祖宗是某人，這也不過是一種傳說而已。同中國古代氏族起源的傳說一樣，並無歷史根據，現在姑舉一個例子來說：蒙古尼倫部落中有箇很強的部落，名稱主兒勤（Turkin），相傳是合不勒汗（Qabul-qan）的長子幹勤巴兒合黑（Okin-Bargaq）之後，嚴格說，應該都是巴兒合黑的子孫；其實不然，元祕史卷四曾說，巴兒合黑因是長子，在百姓內選擇有膽量有技能有氣力能射箭的人，隨從他，而名曰主兒勤部，成吉思汗將此部滅了，又將他的百姓收爲自己的百姓；當時諸部落的分合生滅，我以爲皆可以這箇主兒勤的例子類推。

前題既明，我現在試將中西載籍可考的部落名稱列舉於後：

（一）蒙古尼倫部

乞顏（Kiyan），多數作乞牙惕（Kiyat），相傳古代卽有此稱，後在合不勒汗時置以爲部族之

號；李兒只斤同主兒勤兩部，是從此部分出，所以此二部亦常冠以乞牙惕之號。

李兒只斤，有說是李端察兒（Bodançar）之後，有說是也速該（Yisugai）時始有是稱。
主兒勤，相傳是斡勤巴兒合黑之後。

札答蘭（Jadarun），多數作札答刺惕（Jadarut），一稱札只刺惕（Jajirat），相傳其始祖是李端察兒妻前夫之子，一說是兀都兒伯顏（Udur-Bayun）之後。

合塔兒（Qatari），相傳是不忽合塔吉（Buqu Qataji）之後。

撒勒只兀惕（Saljitu），相傳是不忽禿撒勒只（Buqtu Salji）之後。

巴鄰（Barin），相傳是巴阿里歹（Ba'aridai）之後。

沼兀列亦惕（Ja'urait），相傳是沼兀列歹（Ja'uraidai）之後。

那牙勤（Novagin），相傳是那牙吉歹（Noyagidai）之後，一說爲札黑速（Jaqsu）之後。

巴魯刺思（Barulas），相傳是巴魯刺台（Barulatai）合出刺（Qacula）兄弟二人之後，一說

謂合出里（Qaculi）之後。

不蒼安 (Buda'an) 多數作不蒼阿惕 (Buda'at) 相傳是合蘭歹 (Qaraldai) 之後。

阿蒼兒斤 (Adargin) 相傳是阿蒼兒吉歹 (Adargidai) 之後，一說謂尋合赤溫 (Sim Qat'un) 之後。

兀魯兀惕 (Uru'ut) 相傳是兀魯兀歹 (Uru'udai) 之後，一說爲札黑速 之後。

忙忽惕 (Mongut) 相傳爲忙忽台 (Mongutai) 之後，一說爲札黑速 之後。

失主兀惕 (Sij'ut) 相傳爲失主兀歹 (Sij'udai) 之後，一說爲抄眞幹兒帖該 (Ča'učin Ort-ägei) 之後。

朵豁刺惕 (Dogolāt) 相傳爲朵豁刺歹 (Dogoladai) 之後，一說爲孛端察兒朵豁蘭 (Bod-ančar Dogolan) 之後。

泰亦赤兀惕 (Taiči'ut) 相傳爲俺巴孩 (Ambagai) 之後。

別速惕 (Bäsüt) 一作亦速惕 (Yisut) 相傳爲別速台 (Bäsutai) 之後，一說爲赤納台幹赤斤 (Činadai Otčigin) 之後。